

十月文藝叢書

人造底

方之 著



知識書店印行

書叢藝文月十

造改底人

著中之方

行印店書識知

人造底

權版有

著者

方之中

編者

十月文藝編委會

出版者

天津羅斯福路

印刷者

知識印刷廠
天津羅斯福路

1951-4 (1)

「十月文藝叢書」凡例

一、「十月文藝叢書」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即以「十月」命名。

二、「十月文藝叢書」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以著譯人爲單位。

三、「十月文藝叢書」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但也許一月數本，或數月一本。有值得出的東西，又有出版能力，多出幾本，沒有值得出的東西，或出版能力有限，就少出幾本。

四、「十月文藝叢書」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

五、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衆的創作。

六、「十月文藝叢書」編委會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別人修改，務請在稿端註明。退稿須附郵票。

七、寄稿處和通訊處：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

自序

寫詩，我是門外漢；出詩集，更是破題第一遭。詩歌行家見之，可能不以爲然。

然我在詩中確有一種企圖，即用聲音色彩等形象來烘托一個故事，並從而給讀者一些經驗教訓，不過我非畫家，缺乏彩筆，致有力不從心之感。

取材全係軍隊生活。就題材來講，有的宜於寫小說，然因對於這種形式，我更感到生疏；（連用詩底形式，我也不熟練）同時近來敘事詩又似很流行，故此就用詩底形式來寫了。

在語言上，我還染有舊的流毒，另一面又感到極其貧乏，所以在某些地方，削弱了內容的生動感人的力量。雖然清洗和修整了好幾次，仍不合樣。這個缺點，祇好慢慢改正。

希望讀者們給我提些意見。

一九五〇年八月於海濱

目錄

自序

人民軍隊的大憲章·····

一枝槍·····

人底改造·····

我站在海岸綫上·····

挖河小唱·····

哈爾胡同之戰·····

一

五

一三

二一

二五

三五

人民軍隊底大憲章

——讀總司令在政協會的講詞

人民軍隊的朱總司令

從政協會上發布了莊嚴的聲明，

對人民是一種保證，

對軍隊是一種命令；

從島嶼到大陸，

從漢回到蒙藏，

凡屬中國版圖和民族之內，

不留敵人一兵一將！

傾黃河之水，

洗盡千年恥辱，百年齟齬！

對敵人仁慈，姑息，
就是對人民背叛，造反！

世界上多增了

獨立自由的人民公園，

領主們便減少了

物美價廉的奴隸勞動；

往日的豪華生活，

將時時勾起他們的舊夢。

他們會

千方百計來破壞，

使之消滅才甘心！

我們粉碎了枷鎖，作了主人，

要好好栽種花草，

保衛她的茁壯和繁榮，

如有豬嘴伸進園來，

堅決打斷牠的脊椎筋！

我軍是一所高級學校，
創辦了二十二週年，

設備雖然簡陋，

培養人員却有萬萬千千，

許多人原本一字不識，

現在却下筆萬言，

許多人原是工農出身，

現在是常勝的將官，

從敵人手裏取得了武器，

也從那裏得到了鍛鍊，

新的人民國家，

新的中央政權，

金碧燦爛，

有如初昇的太陽！

他要求我們高度的統一性，組織性，

才能勝利地保衛國防；

他要求政治、軍事、和文化，

都有充分的素養。
只有這樣的軍隊，
才是勝任建國的骨幹，
努力吧，同志們，
我們不要自驕自滿，
忠實地執行總司令的命令，
——人民軍隊的大憲章！

一枝槍

——紀念「八一」——

一 大革命浪潮

一枝蘇造三八，

身體很笨重，

打起來坐力小，放熱大；

響聲：噹——砰，砰！

帶着節奏使敵胆戰肉麻，

它是「誓師」前蘇聯運來，

幫助中國人民北伐！

偉大的國際主義者：

早從「中山艦」（註）陰謀中，

看清了蔣匪們的反動本質，

但他毫不計較，不遲疑，
仍從拯救全人類出發！

我帶着它：

爬過崎嶇的五嶺，
熬過火熱的暑天。

我用它：

在湖南汨羅江，湖北汀泗橋，
消滅了吳佩孚的走卒；

我用它：

在江西的高安、南昌，
消滅了孫傳芳的嘍囉。

白天我抱着它吃飯打仗，

夜晚我枕着它睡眠，

隨後我掛了花，

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匪詭令中山艦向廣東黃埔進發，誣指我黨想包圍黃埔軍校，當即
捕押蘇聯顧問及我黨同志。

又帶着它進了傷兵醫院。

「軍事投機」，「迷信武力」，（註）

這批評等於諷刺，

我都置之度外；

因為少了槍，

彷彿生命缺少了保障。

二 「四·一二」的逆風

天變了，但是不，

真變了的是蔣家匪幫

——我們團長的臉：

有濃重的黑雲，

有陰森的殺氣，

罵聲像炸雷，

性子像閃電。

他像突然取得了無上威權，

註：在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下，凡黨員着重軍事工作者，即加以「軍事投機」或「迷信武力」等批評。

可以攪亂星辰的體系！
圖指導員——我黨領導者，
忍受着這種狂妄的騷擾，
靜默中却流出無比憤怒，
幾次見面我想得點啓示，
然我背後老閃爍着人影。

有些「謠言」却又是事實，
誰又被捕，誰已暗地處死；
蔣匪在九江慘殺工人，
「武漢派」（註）也準備響應，
空氣裏埋着無數炸藥，
任何時都可炸塌天地。
在我幼稚心靈上，
僅有着堅貞不屈的勇氣！
就在四一二的黑夜裏，

註：以汪精衛爲首自稱國民黨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稱爲「武漢派」，當時國共行將最後破裂。

加上共黨罪名，

我和團政指被「歡送」出來了。（註一）

我連頭髮都可留下，

但要帶走那支蘇造三八；

連長却拒絕了：

「這是上級的命令！」

他也忘記了

牛行車站（註二）的救命大恩。

我撫摸着光滑的機柄，

最後地淌下兩點清淚；

它顯得更笨重了，

再也拿不動。

三 秋收暴動

暴君公佈了殺人預算：

註一：由於我們過去對工作的認真負責，英勇作戰，對同事的友好團結，未便加以逮捕，只好用

「歡送」來驅逐我們。

註二：牛行車站是南昌城外南潯鐵路之首站，連長受傷是我搶救的，然我亦因此掛了花。

作官成績要用「赤字」考驗，
「寧可錯殺三千，
不准遺漏一人；」
剪分頭的爲「暴徒」，
入過會的叫「會匪」；
捉到的就地槍決，
逃亡的親屬株連。
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的鮮血，
染紅了大街小巷、僻壤荒鄉！
終於接到了黨的命令，
舉行秋收暴動；
反抗的怒火，
雖在流亡者心上燃燒，
可是梭鏢、菜刀，
敵不過洋槍快砲。
我想念着那支蘇造三八，
眼淚伴着我走遍山嶺水窪，
終於急中生智，

想出了特殊辦法：

繫空樹筒罐火藥，

爆竹裝入火油箱，

除開獵槍、梭標、菜刀外，

又添了這兩種新式武器。

大家有飯不想吃，

總想早日吐一口氣。

一個月夜，

我們主動地向敵進攻，

夜向着明天轉移，

人想着明天勝利；

秋空的星子瞇着眼微笑，

人們每一步都踏着歡喜，

有如決堤的狂流，

傾瀉地奔向國防局所在地，

衝鋒隊摸到敵人哨棚，

菜刀找到了用武之地，

爆竹箱舉着重機槍的語言，